

外国人笔下的
清宫秘闻

慈禧外记

〔英〕濮兰德 白克好司 著



珠海出版社

外国人笔下的
清宫秘闻

慈禧外记

〔英〕濮兰德 白克好司 著

陈冷汰 陈诒先 译 张宪春 整理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慈禧外记/濮兰德 白克好司著
(外国人笔下的清宫秘闻丛书)

ISBN7-80607-115-6 ¥11.00 元

I. 慈

II. 濮

III. 近代—纪实—文学

IV. K206.6

慈禧外记

(英)濮兰德 白克好司 著

终审:成平

策划:赵洪林

责任编辑:赵洪林

封面设计:金星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珠海吉大景乐路图书大厦四楼)

电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刷:南昌市群众印刷厂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8.75 字数:201千字

版次: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607-115-6/I·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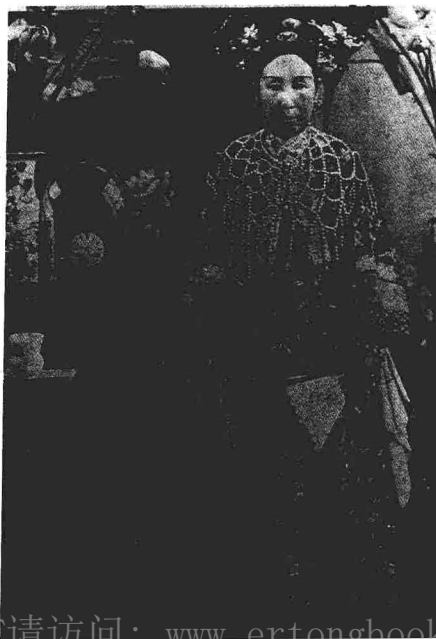
定价:11.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慈禧和外国公使夫人



慈禧像

序

仆去岁同诒先译《清宫二年记》，诒先曾于序中述及此书，谓将继续译，以相参印，至今忽已经年，始克告成。虽中间因事耽延，亦以书中所引出官书、私记、奏稿、书札等件，待查者甚多。若径从西文转译，总不如得其原本之善。辗转托人觅抄，颇稽时日，其终无处寻觅者。乃转译之书，书中有关系之人，亦必考查其真名，不徒译音，期免草率之讥。于译述之外，搜觅询考之功，颇为不少，故久而始成也。夫清季之事，传闻异辞，勃氏以一外人，记述吾国之事，故不能一一尽确。然其用力极勤，搜求甚富，荟萃钩稽，勒为专书，大足备参考之资。中所引如《景善日记》等，为吾国所无之本。于庚子年官府情事，言之历历，至为详实。其他所搜集，亦有外间不常见者。而叙次颇得要领，议论亦多持平之处。与《清宫二年记》互有详略，均饶趣味，故特译之。阅者有熟悉清季掌故，能正勃氏之误，或于书中所引，有其中文之原稿，而仆未及觅得者，肯予赐教，则幸甚。

甲寅七月冷汰书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叶赫那拉之家世及慈禧幼年.....	(1)
第二章 巡幸热河.....	(7)
第三章 载垣逆谋	(17)
第四章 首次垂帘	(28)
第五章 曾国藩及太平天国之灭亡	(35)
第六章 太监	(44)
第七章 礼节问题	(58)
第八章 穆宗之亲政及其崩	(62)
第九章 吴可读之尸谏	(69)
第十章 慈安太后之崩及恭王之罢黜	(80)
第十一章 慈禧归政	(87)
第十二章 戊戌维新之动机	(96)
第十三章 百日变法.....	(103)
第十四章 戊戌政变.....	(111)
第十五章 慈禧再训政.....	(116)
第十六章 拳乱发生之源.....	(134)
第十七章 景善日记.....	(137)
第十八章 二勇士.....	(167)
第十九章 庚子对外之文牍.....	(180)

第二十章	两宫西狩及行在之事实·····	(187)
第二十一章	拳党首领之死·····	(199)
第二十二章	慈禧悔过·····	(205)
第二十三章	两宫回銮·····	(212)
第二十四章	慈禧之新政·····	(229)
第二十五章	荣禄遗折·····	(241)
第二十六章	慈禧之末日·····	(245)
第二十七章	慈禧宾天及奉安之礼·····	(256)
第二十八章	结论·····	(261)

第一章 叶赫那拉之家世 及慈禧幼年

叶赫那拉，满洲最古之一族也。居长白山麓，邻于朝鲜，为满洲发祥之地。叶赫贝勒杨吉努以其女事清之太祖。当时满洲诸部，尚多臣服于明。杨吉努习战术，率其族时时侵略邻境。一千五百八十三年，杨吉努被害于奉天，清太祖乘胜攻取，杨吉努之女，遂得皇后之号。生子太宗，遂夺明之藩属，而兼并全满部落，国号天聪。至西太后那拉氏，生于一千八百三十五年，为中国之女主，三次垂帘听政，专权者五十余年。其父名惠征，在八旗中为一世袭之官，未得宠，官不过道员而止。歿于安徽，女仅三龄，其妇守节抚孤，赖其戚穆杨阿提挈子女，得以成人而受教育。穆杨阿者，其女亦咸丰皇帝之后，与叶赫那拉氏同时垂帘听政者也。近来每多谣传，述慈禧太后出身之微，盖出于宫中诸人怨恨之心，或出于皇族长支诸王之所言。因之慈禧之身世及其家庭琐事，颇传之民间，以俭薄那拉氏之族。而一时诽诋之议论，亦引起阅者愤激之心，若康有为等之书可证之也。今试举一事，有一皇室亲支某郡王，尝言慈禧太后之父，歿于安徽宁国府任，遗寡妇孤子女，贫甚，几无以自存。回京无资，势将行乞，忽有一官赠川资于其友者，误送于慈禧之舟。其人因见慈禧家人困苦流离之状，生怜悯之心，遂举以赠之。其后二十五年，慈禧太后当国垂帘，此官陛见时，慈禧太后忆及往年之事，命之起，称谢昔日之惠云云。此言实未可信，盖有

一满员穷死于官守，因附会于慈禧太后之父。闻其满员死时，慈禧家属已入都矣。某郡王所以为此言者，因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即同治十三年，冀立其子，为慈禧太后所抑，颇怀怨望之心耳。余此时先略述叶赫那拉家族及皇族长支之关系，知其已往之事，以推将来，此于中国近世史上实占重要。

自载垣、端华等失败，慈禧太后初次秉政，皇族长支与其尊贵强盛之族，时怀猜嫉之心。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政以后，此情形愈觉显然，虽经慈禧太后之圣威，足使人人见而慑伏，然暗中之扰乱，仍不能免。以近日京中之事观之，慈禧太后梓宫出殡，端方拍照而罢官之事，尤见满洲贵族之不和。而政府时虞危险，盖自慈禧太后去世，朝廷无其利害手段也。以外人而言宫中事情，以及皇族之内容，殊觉甚难。盖其族谱之繁衍，婚嫁之纠葛，立嗣之家法，皆无从援证。所可言者，其皇族即爱新觉罗氏之后，分为黄带子红带子二种。此即清太祖之后裔，皆自视为尊贵圣武之种族是也。叶赫那拉虽非纯粹之皇族，而近来之权势则甚大，不仅人数之众而已。为太后者，已有三人，而慈禧之得人心，尤为不可及焉。因慈禧临终含蓄之诏书，而叶赫那拉族中之长辈，莫不欲推现今太后，即光绪皇后，仿老太后垂帘之故事，虽不能久，而可至皇帝亲政之年。且慈禧深谋远虑，以醇王之子，乃荣禄之外孙，立以为帝，即使其亲政以后，决不反己之所为，可预知也。宫中最难消灭者，即那拉氏与道光皇帝之长支暗争之事，此支中以溥伦、恭亲王二人为巨擘。因宣统继位，摄政王监国，将追尊老醇王之谥号，而跻之于皇帝。此事在欧洲，毫不视为重要，然以中国人眼光视之，以老醇王与开国始祖平行，即无异歧出一新支之始祖，于理为不合。昔老醇王亦见及此，恐将来隐患方长，时时预防消遏之。然自宣统即位以来，老醇王坟墓

祭祀，比前已加隆重，官书上名曰“二阶”。在士大夫心中，以为典礼已同于皇帝，而注意考查此事者，颇不乏其人。在汉人之议论此事者，以为宣统视政之年，将更推尊其祖父三阶。而升祀于太庙之中，盖中国人之视此事，实至为重要，其影响也甚大也。老佛爷为那拉族中之健将，其一生袒护近支，为人疑忌之原，故那拉族人与黄红带子之间，时有暗流，往往于茶馆市场中见之。慈禧又常以辱爱新觉罗氏为乐，尝一下谕，禁止其住于市场之地，云以其有污辱之行也。以故爱新觉罗族人既畏而又怨之，以为慈禧太后剥夺其本有之权利焉。今述一有趣之事，以见慈禧太后待遇此等世袭贵族，其手段甚为利害。有一王公在皇城根建造一屋，可望内城一角，太后知之，俟屋造成时，责其胆大妄为，窥伺宫墙，当即收没。后将此屋赏其幼弟绍公，慈禧由西安回銮后三年，设立警部，以徐世昌管部。徐到部，知此事必与贵族胶葛，非好差使也。慈禧三弟桂祥，为一最著名之无赖，独不肯遵警部规章，故使其仆从犯法，以示体面。一日桂祥之家人，复专横犯法，警吏拘之，徐世昌闻知此事，立命释放。桂公大怒，必欲警部尚书亲身陪礼，警部尚书三次往谒，皆拒而不见。此后直至院内叩头陪礼，此事始罢。据北京人谣传，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为邮传部尚书，升军机大臣，皆此贵族之势力。后慈禧太后闻之，复免徐世昌军机之职，使仍往奉天。此又一事，可见慈禧偏袒，不顾地方行政之困难也。慈禧太后之母，守节多年，住锡拉胡同，距公使馆甚近，至其女为后，遂得封为公爵夫人。颇有才能，娴习礼节，崭然出于众人，没后与其夫合葬于城西，即在西人跑马场附近。慈禧为其父母建造牌楼，及大理石之建筑物，以表孝心。当一千九百零二年，即光绪二十八年，由西安归，过正定，坐火车回京，拟由京汉铁道。臣工谏止，以为经过慈禧父母坟墓，不下

则为失礼。慈禧闻之，遂绕道改南，臣下皆称赞之。慈禧太后幼年无事可述，其亲戚中有一人名荣禄者，此人后来辅佐慈禧多年，同济艰难，乃一极有关系重要之人也。有人云，荣禄幼时曾与慈禧定婚，此言恐不确，但荣禄辅佐之时，其权力之大，远过诸臣之上，其宠用可知也。慈禧心思灵敏，实过于人，其热心政权，亦独秉特性，其天资之卓绝，性情之坚毅，加以一生经历之多，艰难困苦，险阻备尝，此其所以成为伟人也。年十六岁时，五经成诵，通满文，二十四史亦皆浏览，尝有史臣在旁讽诵，故能通古今治乱大势。又能诗善书画，有此聪明学问，故能久揽大权。

一千八百五十年，道光皇帝宾天，皇四子继位，改元咸丰。国丧期内不能行大婚礼，至二十七日下谕，凡满洲秀女至当婚之年，容貌端正者，由内务府报名候选。咸丰未登位之前，已聘穆扬阿之长女，不幸前丧。一千八百五十二年，英六月十四号，即咸丰二年，满洲贵族秀女约六十人，由太后选择二十八人，穆杨阿之次女钮祜禄及那拉氏皆在选中。所选者分为四等，一妃二嫔三贵人四常在，钮祜禄称为嫔，那拉氏称为贵人。选额可至七十，但向来未臻此数。此外，宫中尚有满洲妇女二千人，各有职事，由太监指导而行，凡宫中之事，皆太后主之。选妃之时，皇帝虽亦亲临阅视，而分等级，派职事，一切皆不予焉。慈禧既离锡拉胡同家中，而入宫闱，从此与家人隔绝。有一老妇侍彼多年，尝谈老太后入宫之后，仅归省一次，其言甚有趣味，今述之于下。一千八百五十七年英一月，即咸丰六年，乃同治皇帝诞生之九月，慈禧蒙皇帝特恩，赐回家省亲一次。归省之日，早有太监至其家中，告以某时驾到。其家人及亲戚人等，闻此旷典，莫不欢忭。邻居及行道之人，观者如堵。届时太监及侍卫群从拥黄轿而至，其母率家人亲戚排立院中。入内

堂，太监请妃降輿，登堂升坐，除母及长辈外，皆跪于地，叩头行礼，排筵宴，其母陪坐于下，盖妃为皇子之母也。慈禧虽在宫中数年，性情毫未改变，谈笑一如昔日，毫无骄傲之容。家中各事，皆殷勤垂问，尤以其妹读书为怀。人人见慈禧之度量广大，性情温和，莫不称赞。慈禧问答各事，尽一日之欢。惟冬日昼短，转瞬即暮，太监请妃回宫，恋恋不舍。云所处地位，不能时与家人相见，甚以为戚，但望皇帝或再降恩意，许予归宁，或有机会准吾母入宫。言毕，赏赐家人，遂返宫中。此后未曾归省，后其母时时入宫视其女云。慈禧入宫，即能得太后之欢心，复以己之聪明智慧，遂蒙帝宠。至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英四月，即咸丰六年，诞生同治，其地位乃益巩固。当时太平天国之乱，蔓延各省，京中亦大不靖。先是慈禧入宫，时时披览各省章奏，通晓大势，至是进言，劝咸丰帝任用曾国藩，节制各师。供给湘军粮饷，无有缺乏，曾国藩得以平定粤匪，慈禧之力也。是役也，英将戈登亦参与焉。慈禧幼年已能显其卓越之才，为往古所罕见，且尤能于国家多故之时，出其精心毅力，而克转危以为安。曾国藩丁内艰时，请遵古守制，慈禧以为守制固经常之事，但多难之秋，则以国家为重，通权达变，古人已有行之者。人君之命，便成法制，凡此等等，皆可见慈禧乃一天生之君主也。

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即咸丰五年，道光后薨，慈禧以平日之勤，由贵人升为嫔，钮祜禄立为皇后。当时人心，皆以为满洲命运将绝，天心厌弃，全国骚然，民心渐离。士大夫心中以为不及以往之君，清世祖以下，稽古右文，学问事业，卓越前古，光耀史册，著述宏富，有裨士夫。咸丰帝则皆逊之，年二十五，尚无子嗣，幸至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英四月，即咸丰六年，慈禧始生一子。同时，湖南江西等省，亦渐克复，人心皆觉事

机渐转，天心复回焉。此时咸丰帝病重体衰，慈禧以嗣君之母，怀君主之大度，进握政权。皇后则秉德温厚，谦逊未遑。慈禧此时已晋升为妃，京中人称为懿贵妃。凡关于外国之事，慈禧进言于帝，多主强硬，吾等亦不异之。盖吾人心中，知其幼年家世，所谓尊贵龙种，不知外国虚实，其强硬何疑。爱尔近占居大沽，政府派钦差琦英令其退出，不得要领而返，此常事也。而慈禧则视为极要，当即下谕，令其以白带自尽，此尚为朝廷之恩意。广州开辟商埠，中央交涉，慈禧言之于帝，不许钦差叶某与英国议商务事。其后一年，广州城竟为外兵所破，以此事观之，可见其自尊之性焉。吾人阅当时官书，及私家著述，可知皇帝之言，人不甚重，群倚于慈禧一人之身。京中及全国大小事，皆待慈禧一言而决。中国自来女主专政者，寥寥无几，而慈禧可称特者，彼时位不过贵妃，年不过二十余，而能荷天下之重任，尤为罕见者也。人称慈禧太后凡三易其名，初入宫时，其母家姓叶赫那拉氏，人皆称其氏；后晋升为妃，人皆称为懿贵妃；及与东后同时秉政，遂上尊号为慈禧等字。人乃称之为慈禧后，若民间或称为皇太后，京中人或称为老佛爷，直至其临终，此尊爱之名称，为北方所常用焉。

第二章 巡幸热河

英法联军入京之事，人人皆知，不必缕述。但咸丰帝未幸热河以前，及既幸以后，慈禧之所为，外人皆无从知之。今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吴可读之日记，录之于下。此日记名《罔极篇》，间涉及英法兵事，及慈禧之所为，读之可知当日之情事，亦极有趣焉：

庚申七月，自慈亲得病起，五六日间，即传夷人已到海口。所有内外一切章奏，概不发抄，以致讹言四起，人心惶惑，然犹未移徙也。时皇上方病，闻警拟狩北方，懿贵妃与僧王不可，且谓洋人必不得入京。

初一日至初十日，慈亲得腹泻之症，初谕家中人，不令不孝知。不孝由署回寓，偶见几上药方，始知病状，然犹以为年年偶犯耳。即令请刘医诊视，以平日多用疏通剂见效，故听其用药。不孝本不信刘医，因自咸丰三年至今八载，宅中自慈亲以次得病，请渠一诊，服药即见功效，以故慈亲及家中人，无一不深信刘医者。孰知祸胎即兆于此乎。呜呼！昔人谓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不孝不知医，以致遭此大难，祸及慈亲，虽百身亦奚赎乎！此十日内，稍稍有迁徙者，缘海口接仗失利，我军伤亡，且伤一总兵官。北塘兵溃，炮台为夷人所有，僧邸奉旨不令接仗，以故坐困海口。外间未深悉兵败之故，故消息不甚紧迫耳。

十四日，不孝见慈亲病势有加无减，心中焦灼，即

请感冒假十日。不孝因慈亲抱病，外边一切事情，谕令家人不得告知慈亲。不孝日在慈亲前劝慰，安心静养。自是日以后，海口消息，日紧一日，迁徙出京者，遂纷纷不止矣。

十七日，李敏斋大令赴安徽大营，来宅辞行，知慈亲病，索看刘医方，大不以为然，且言必遭其祸。即亲自立方，中用石膏，不孝稟告慈亲，慈亲勉强服此。夜间觉气短，不孝着急，于五更即将敏斋接来一诊，据敏斋言，并非药误。慈亲谓还是刘医方吃得平稳，不孝只得仍请刘医，照常用疏通剂。以不孝屡争老年人岂可如此克削，以后如槟榔枳实等品，始开除不用矣，惟用顾气略略疏通方。

十九日不孝将寿木由富寿板厂取回，令其在宅鳩工兴作。

二十日做成，仔细查看，花板料最难得宽厚，此则帮足三寸余，底盖足五寸，且样子极其好看，不意拼凑，反得全美。据匠人言，此刻若在京中买此，恐非千余金不可，适金三爷亦来，云可值八百金。不孝以此事已成，略觉如意。

二十一日，叫孔漆匠来宅，先钻靠木生漆一遍，先做里，用漆二斤余。是日李裁缝会请六人在宅，支案作寿衣，买绸缎等物。

二十五日夜間，将貂袄做成，不孝因见慈亲精神尚不大减，遂将蟒袄霞帔暂且不做。是日城中哄传夷人已到通州，定于二十七日攻城，居民纷纷移徙矣。二十七日，用漆裹灰布一遍。是日，我军拿到夷目巴夏里等九人，禁刑部监。于是京中鼎沸，圣驾有出巡之

说，朝内大臣具折奏留，俱留中不发，凡在京旗汉大小官员眷口及财物，无一不移出京城者，然大生意如布巷前门一带，尚未摇动。此数日，慈亲病症无增无减，不孝于二十四日，又续假十日。

八月初一日，用漆裹灰布一遍。慈亲自七月底以后，刘医则以益脾助气方日日进之，然总未见腹泄稍止。

初四日，慈亲于早间呼不孝进前，执手呜咽曰：“我病必不能好，可给我预备，我于今日不想饮食矣”。不孝心如刀割，急呼李裁缝复到宅中，由源丰赍来蟒袄霞帔料，会人做成。是日，潘季玉世叔同杨剑芝孝廉到寓，杨剑芝言，病势过重，必须固下，方能有转机。立方用赤石脂禹余粮涩下之剂，不孝稟知慈亲，慈亲生气，执意不肯服此方。至夜五更，慈亲大泄一次，觉神气清爽，人人皆喜，即慈亲亦谓病势退矣。遂令成衣匠人等散工，不必如此着忙。

至初五日，将蟒袄霞帔做出，又因慈亲嫌所盖小呢被子太重，即令做里面并被单皆用绸子被一床。慈亲言：“虽然轻暖，然太过分，汝祖母汝父，何曾用过此来。”言讫泪下不止。此时人心惶惶，移徙出京者，日见其多，城门已闭彰义并东面一带城门矣。

初七日，我军与夷兵战于齐化门外，我军马队在前，且均系蒙古兵马，并未打过仗，一闻夷人枪炮，一齐跑回，将步队冲散，自相践踏，我兵遂溃。夷人逼近城边，先是亲王及御前诸公屡劝圣驾出巡，圣意颇以为然。但格于二三老成，并在朝交章劝止，故有并无出巡之旨。且明降御旨，有能杀贼立功，立见赐赏